

唐
蘭
著
作
精
選

唐
蘭

唐
蘭
論
文
集

四



唐蘭著作精選

唐蘭論文集

四

唐蘭論文集四
(一九七二—一九七九)

目錄

唐蘭論文集四

一九七二

永孟銘文解釋

.....

一三九一

關於大克鐘

.....

一三九九

座談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

.....

一四〇五

侯馬出土晉國趙嘉之盟載書新釋

.....

一四一二

史匭簋銘考釋

.....

一四二一

《永孟銘文解釋》的一些補充

.....

一四二六

——並答讀者來信

.....

一四二六

一九七三

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

.....

一四三二

「弓形器」(銅弓秘)用途考

.....

一五五七

長沙馬王堆漢軼侯妻辛追墓出土隨葬遺策

.....

一五六八

考釋

.....

從河南鄭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銅器

.....

一五六八

談起

.....

一六四九

一九七四

座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發言

.....

一六六三

《黃帝四經》初探

.....

一六六六

一九七五

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

.....

一六七四

——兼論其與漢初儒法鬥爭的關係

.....

一七三四

馬王堆帛書《却穀食氣篇》考

.....

一七三七

試論馬王堆三號墓出土《導引圖》

.....

一七三七

關於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

.....

一七四六

探索

.....

一七四六

關於帛書《戰國策》中蘇秦書信若干年代

.....

一七五四

問題的商榷

.....

一七六五

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與發展

.....

一七六五

一九七六

中國奴隸制社會的開始時期

.....

一七六五

——論大汶口文化，批判孔丘的反動

.....

一三八七

歷史觀	一七七五	一九七八	
弢尊銘文解釋	一七九四		再論大汶口文化的社會性質和大汶口 陶器文字
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 銘辭的譯文和注釋	一八〇〇		兼答彭邦炯同志
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 ——綜論寶雞市近年發現的一批 青銅器的重要歷史價值	一八〇九		文字學規劃初步設想
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 ——長沙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	一八二二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為中華民族文字 現代化而鬥爭
一九七七			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羣的重要意義 ——陝西扶風新出牆盤銘文解釋
從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國最早文化的 年代	一八四三		中國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 ——論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
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 解釋	一八四七	一九七九	論大汶口文化中的陶溫器 ——寫在《從陶鬲談起》一文後
安陽殷墟五號墓座談紀要 ——關於后辛墓	一八五一		殷虛文字二記
			一九〇八
			一九一一

已刊未見論文著錄目

- 一 孔夫子的生日
載《商報·文學旬刊》第二期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 二 孔子學說和進化論
載《商報·文學旬刊》第三至四期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至二十五日
- 三 漢李昭碑拓本跋
載《商報·文學旬刊》第四期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 四 敦煌石室本唐人選唐詩跋
載《商報·文學旬刊》第五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五日
- 五 敦煌所出唐人雜曲
載《商報·文學周刊》第六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 六 孔子學說和進化論(答函)
載《商報·文學周刊》續第七期
- 七 敦煌石室本唐寫鄭注論語顏淵子路兩篇本殘卷跋
載《商報·文學周刊》第十三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八 山海經的研究
載《商報·文學周刊》第二八至三十期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六日

永孟銘文解釋

一九六九年陝西省蘭田縣出土的永孟腹內有銘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三字，是長篇銅器銘文之一，對研究西周中期歷史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郭沫若同志有釋文，今再略為解釋。



郭沫若同志釋文

永孟銘釋文

隹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
 命，易錫矢師永卒，田滄易洛
 疆界，監師俗父田，畢果。公出
 氏命，井白，焚白，尹氏，師俗父、
 遣中。公廼命酉，鄭司徒通父、
 周人，鄭司工室，致史師氏，邑
 人奎父，畢人師同，付永卒，厥
 田，率口，率疆宋句。永拜
 頌首，對揚天子休命。永用
 作朕文考乙公尊孟。永其
 万年孫，子，永其率寶用。

首行「年」字下未提月份，此即正月。

原文

隹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一行）內即命于天子公廼出
 卒（二行）命易畀師永卒田滄易洛（三行）疆界師俗父田畢果
 公出（四行）卒命井白焚白尹氏師俗父（五行）遣中公廼命酉
 鄭徒函父（六行）周人鄭司工室致史師氏邑（七行）人奎父畢人
 師同付永卒（八行）田畢壑□卒疆宋句永捧（九）頌首對凱天
 子休命永用（十行）乍朕文考乙伯隣孟永其（十一行）邁年
 孫子永其率寶用（十二行）

釋文

唯十有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入即命於天子。公乃出厥命，錫
 畀師永厥田陰陽洛疆界師俗父田。厥界公出厥命，邢伯、榮
 伯、尹氏、師俗父、遣仲。公乃命鄭司徒函父、周人司工屠
 致史、師氏、邑人奎父、畢人師同，付永厥田。厥率□厥疆宋
 句。永拜稽首，對揚天子休命。永用作朕文考乙伯尊孟。
 永其萬年孫子永其率寶用。

解釋

西周時代，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五代的史料比較多，共和以後，宣王、幽王、史事和年代都比較清楚，最模

糊的是共王以後厲王以前的一段。郭沫若同志把十五年史趙曹鼎的葬王定爲共王，匡卣的致王定爲懿王，是十分重要的發見，開用銘文補周史的先例。我曾把宗周鐘的周王默定爲周厲王胡，厲王時代其它銅器也還不少。但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四代的歷史，尚待多方探討。這篇銘文的重要，就因爲它把銅器銘文中的許多重要人物聯繫在一起了。

這個銅器的作者是永，也叫師永，師是官名。孟這種器可以盛水，但也可以作爲飯器，傳世的不太多。美帝曾盜竊去一個述盂，現藏於弗里爾博物館。和這個永不是一個人，無論器銘文字和花紋，都比這個器要早，大約是成康時期，並且據說是岐山出土的。和這器的主要風格差不多，在兩個附耳之間有昂起的象鼻，花紋較粗放一些，而書法較謹嚴一些。孟到西周晚期已經不出現了。從器形來判斷，應在西周前期之末或中期之初。

銘文記周王分土地給永的事情，但王不在場，傳達周王的命的人是益公。益公在銅器銘文裏是常見的，有益公鐘、^{〔一〕}休盤^{〔二〕}和乖伯簋^{〔三〕}。銘文說「厥泉公出厥命」意思是這次和益公一起出這個王命的人，^{〔四〕}是邢伯、榮伯、尹氏、師俗父、遣仲等五個人。這五個人在銅器銘文裏都不是陌生的。在趙曹鼎、^{〔五〕}走簋、^{〔六〕}利鼎、^{〔七〕}師虎簋、^{〔八〕}師毛父簋、^{〔九〕}豆閉簋、^{〔一〇〕}師奎父鼎等器裏有邢伯，^{〔一一〕}在敵簋、^{〔一二〕}康鼎、^{〔一三〕}卯簋^{〔一四〕}同簋^{〔一五〕}等器裏有榮伯。尹氏的名字又見於敵簋，在休盤，走簋和師晨鼎都叫做作冊尹。^{〔一六〕}師俗又見於師晨鼎，在南季鼎叫做伯俗父。^{〔一七〕}在空鼎裏有遣仲。^{〔一八〕}這些重要人物都是同時的，因此這些器銘是可以綜合起來研究的。

益公鐘是屬於益公本人的，鐘的出現較晚，說明他不是西周初期的人，但他既和邢伯同時而邢伯是共王時人，就不能是厲王以後的人。有關益公的另外兩件銅器，乖伯簋裏的文武兩字寫作玖珙，和康王時的孟鼎一樣，說明它的時代是接近的。休盤是二十年正月既望甲戌做的，而西周中期的四個王裏，只有共王懿王在記載裏有二十年，孝夷兩王都不到二十年，^{〔一九〕}因此他應該是共懿時期的人。

說到邢伯是共王時期的人是很清楚的。首先是師虎簋說「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在杜（位）」，就已經有邢伯在場了。昭王穆王時期經常遠游，^{〔二〇〕}不在宮裏，臨時構築的住處，就叫做「位」。長凶盃說「穆王在下泮（位）」可證。^{〔二一〕}但這個元年決非穆王的元年而是共王的元年，召鼎說「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太室」，又說「王在遘（位）」，同是元年六月既望，召鼎的乙亥比甲戌晚一天，既在周穆王太室，說明穆王已死共王已即位了。共王以後，王不再出游，也就沒有這種

位的記載了。共王初年，主要用事的是邢叔，見習鼎。邢伯和邢叔當是一家人。趙曹鼎說七年十月既生霸王在周般宮，是邢伯入右的。而同一趙曹，在十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的那個鼎裏却說明了「共王在周新宮，王射於射廬」，那末，邢伯是共王時人，就更明確了。再就是走簋說「王十有二年三月既望庚寅」，司馬邢伯和作冊尹都在場，師奎父鼎也說邢伯是司馬。在這個器裏，益公和邢伯在一起，證明益公也是共王時人。邢伯既是司馬，益公應當是司徒，可以管分土地的事情，而榮伯可能是司空，這是三個最高職位。尹氏是作冊，而師俗父是師，據南季鼎則是司寇，就不知道遣仲是什麼官職了。從銅器記載看，邢伯是共王元年到十二年，益公是共王九年到二十年。

這個器銘有年日而無月份和宋時出土的蔡簋只說「元年既望丁亥」是一樣的，*one* 可能是把月名漏下了。據同年的走簋，三月既望是庚寅，由庚寅上推丁卯是二十三天或八十三天，丁卯都在下旬，不可能是初吉。如果往下推，由庚寅到丁卯是三十七天九十七天等，假定既望庚寅是三月十九日，而三月以後，有兩個月是連着小月，或者有了閏月，那就在十一月裏可以有丁卯朔。如果既望庚寅是三月二十，這一年裏有丁卯朔就更不成問題了。

關於榮伯的器都沒有年份，但是同時人是確定的。不過在這個器裏分給師永土地時說「厥田陰陽洛疆」是陝西的洛河南北，屬於邊疆，而敵簋記南淮夷來伐是一直到陰陽洛的。那件器裏有榮伯和尹氏，但另外還有一個武公，管打仗的事，和禹鼎有聯繫，可能是要晚一些的。師俗在伯晨鼎裏和作冊尹在一起，但是那件器是在三年三月初吉甲戌，又說到司馬卣，*one* 很可能是懿王三年了。如果確是這樣，那他就是从共王十二年到懿王三年這段時間了。尹氏就是作冊尹，見於器銘的時間，也正相同。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斷定永孟是周共王十二年冬天做的器，約在公元前九四〇年前後（這是從共和元年為公元前八四一年，加上記載裏比較近似的共懿孝夷厲等王年數推算出來的。如果照我過去推算的武王伐紂是公元前一〇七五年，向下推，經過成康昭穆等王，結果也差不多。）記載的是以益公為主和邢伯、榮公等人共同代替周王出命分給師永土地的事情。把這些人聯繫在一起，畫一張表就更清楚了。

銘文中錫畀的畀字，像一支箭，但是比一般的箭頭大，是弩上用的。在《周禮》司弓矢裏的庠矢，故書（舊抄本）作庠矢。畀就是庠矢之庠的原始象形字。小篆往往把古文變錯了，如異字本象人高舉兩手過頂似翼，亢字本象人一條腿偏大，乘字本象人站在樹上面，小篆都把它們分成兩截了，這種例子是很多的。畀字象畀矢形，小篆分成兩截，許慎已不知

道，在《說文解字》裏說成從丌由聲，解爲「相付與之物在閣上也」。實則把象形的畀字假借爲付與之義，其來已古，在這個器銘裏和卅五年辭從盥，^{〔二四〕}還有宋代出土的中方鼎裏都是把它當作付與田邑的意思的。在金文裏還有𠂔字，^{〔二五〕}就是《說文》的算字，用以蓋蒸飯的甑底的，从草从竹都通用，算可以用草做。甲骨文有鼻字和𠂔字^{〔二六〕}過去因把畀釋成矢，^{〔二七〕}這些字就都不認識了。

兩周歷史，尤其是西周歷史，幾乎似還是空白，有賴於地下材料陸續發現來補充。永孟的發現，可以解決一些問題，就是一個例子。

〔一〕《三代吉金文存》一卷二葉。

〔二〕同上十七卷十八葉。

〔三〕《憲齋集古錄》十一卷二十三葉。

〔四〕《說文》「泉詞與也。虞書曰「泉咎繇」。今《尚書》作「暨皋陶」。泉有與或及的意思。

〔五〕《三代吉金文存》四卷二十四葉。

〔六〕《西清續鑑甲編》十二卷四十四葉。

〔七〕《三代吉金文存》四卷二十七葉。

〔八〕同上九卷二十九葉。

〔九〕《嘯堂集古錄》下卷五十二葉。

〔一〇〕《三代吉金文存》九卷十八頁。

〔一一〕同上卷三十四葉。

〔一二〕《嘯堂集古錄》下卷五十五葉。

〔一三〕《三代吉金文存》四卷二十五葉。

〔一四〕同上九卷三十七葉。

〔一五〕同上九卷十七葉。

〔一六〕《攷古錄》三之二卷二十一葉。

〔一七〕《三代吉金文存》四卷二十四葉。

〔一八〕同上四卷二十一葉。

〔一九〕共王《太平御覽》八十四卷引《帝王世紀》說：「在位二十年」，《通鑑外紀》引皇甫謐說「二十五年」。懿王《太平御覽》作二十五年。孝王《太平御覽》引《史記》十五年。夷王《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十六年。

〔二〇〕《嘯堂集古錄》上卷中方鼎記昭五南巡時先派中去執（謀略的意思）位。

〔二一〕《商周金文拾遺》二百九十三葉。

〔二二〕《薛氏鐘鼎款識》十四卷一百四十八葉。

〔二三〕舊時都把卣字釋成共，實是扌掌的扌字的本字。

〔二四〕《三代吉金文存》十卷四十五葉。

〔二五〕《金文編》（科學出版社本）九二五頁。

〔二六〕《甲骨文編》（中華書局版）四卷一百六十四頁臯字，又十一卷四百四十二頁渙字，都說《說文》所無。

〔二七〕《甲骨文編》五卷十九葉。

王	年	月日	作者	器	王在地	邢伯	益公	榮伯	尹氏	師俗	遣仲	它人	附記
元年	六月既望 甲戌	師虎	簠	王在杜应	邢伯								
元年	六月既望 乙亥	召	鼎	王在周穆王太室								邢叔	又說王在遯位。邢叔是穆王晚期用事者有關邢叔的器，此不悉舉
七年	十月既生霸	趙曹	鼎	王在周般宮	邢伯								
	九月丁亥	利	鼎	王客於般宮	邢伯								
九年	九月甲寅	乖伯	簠				益公						銘中文武作玖珽，與康王時孟鼎同

					共王						王
				卅年	十五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年
十月	霸丁亥 十一月既生	甲戌 三月初吉		甲戌 正月既望	霸壬午 五月既生	霸戊寅 二月既生	霸戊戌 六月既生	霸庚寅 六月既生	丁卯 初吉	庚寅 三月既望	月日
敵	卯	康	益公	休	史趙曹	豆閉	師毛父	師奎父	師水	走	作者
簋	簋	鼎	鐘	盤	鼎	簋	簋	鼎	簋	簋	器
王在成周		王在康宮		王在周康宮 (王格)太室	共王在周新宮 王射於射廬	王格師戲太室	王格太室	王格於太室		王在周各太室	王在地
						邢伯	邢伯	邢伯 司馬	邢伯	邢伯 司馬	邢伯
			益公	益公					益公		益公
榮伯	榮伯	榮伯							榮伯		榮伯
尹氏				尹作册					尹氏	尹作册	尹氏
									父師俗		師俗
									遣仲		遣仲
武公	榮季										它人
武公又見禹鼎		此下三器無年份附於此，康爲鄭邢氏			師湯父鼎王在周新宮在射廬			此	無月份大概是十一或十二月		附記

續表

續表

			懿王		王
		三年			年
乙巳 九月既望	霸庚午 五月既生	甲戌 三月初吉	庚午 四月初吉	吉丁丑 十二月初	月日
宮	南季	師晨	匡	同	作者
鼎	鼎	鼎	貞	簋	器
		王在周師宮王 格太室	懿王在射廬	王在宗周各於 太廟	王在地
					邢伯
					益公
				榮伯	榮伯
		尹作册			尹氏
	伯俗父 (司)寇	師俗			師俗
遣仲					遣仲
		卜司馬		父吳大	它人
		有關司馬卜之器還多， 此不悉，舉此爲二器無 年份附於此			附記

又《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第一六八至一七四頁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
載《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一期五八至六二頁。

關於大克鐘

過去曾著錄過的大克鐘，近年重新發現於天津，這是一件可喜的事。

過去對於大克鐘，只見過拓本，對於它的形制，一無所知。只知道小克鐘是編鐘形式的，每個鐘上只有銘文的一半，而且只鑄在一面，鉦和鼓左，兩個鐘合起來，才是全文。例如：《三代吉金文存》的克鐘一，到「錫克甸車馬乘」爲止，而克鐘四正好接着，由「克不敢豕」開始到完，兩個鐘是銜接的。還有克鐘二，是到「車馬」爲止的，而克鐘五恰是由「乘」字開始，一直到完，這兩個鐘又是相銜接的。克鐘三的銘文最短，到「至於京」就完了，和它相銜接的鐘還沒有發現。而大克鐘則是全文，《三代吉金文存》列爲克鐘六。它和小克鐘銘文部位不同，並且是全文，從右至左共十六行。

現在見到的大克鐘，實際是鑄的一類，它的體積比最大的小克鐘還要大些。上面是鉦而不是甬，因而是直懸的，不像甬鐘是側懸的。下面是平口，不像甬鐘兩邊有銳角，中間是凹口，即所謂銑和于。沒有鉦和鉦間的乳，而設四鉦牙，鉦牙之間飾以龍紋。銘文全部在鼓左。這種形式，在西周鐘裏還沒有見到過。但在銘文裏它還自稱爲鐘。據我所知道的，這種例子也還不少。宋代出土的宋公戌鐘，一共有六個，自稱爲歌鐘。近年壽縣蔡侯墓出土的一套編鐘，存八枚，也自稱爲歌鐘。宋代出土的還有鄒子卣自鐘和近代端方舊藏的沅兒鐘（缺鉦），也都是鑄的形式，而自名爲鐘。秦公鐘銘說：「乍盨（淑）鉦□，戊（厥）名曰拈（輔）邦。」在缺文處不知是鐘字還是鑄字。因鐘上稱鉦鐘是極普遍的，而鼃公孫班鑄却自稱爲鉦鐘。秦公鐘宋人稱爲鐘，其形制也是鑄，跟齊叔夷鑄一樣，都沒有鉦而有四鉦牙，銘文在鼓。不過它們在鉦牙之間有螺旋形的乳，比大克鐘又有所不同了。銅器定名的慣例是名從主人，它既自名爲鐘，就一定有叫作鐘的理由，就應該仍叫它爲鐘，所以我主張還叫它克鐘而冠以大字，以區別於小克鐘。

從鐘的發展歷史看，克鐘的形制應該在西周晚期。商代一般用三個一組的鑊，口向上，柄在下，可以手執。有些大鑊顯然是放在座上的。但殷周之間到西周前期，有些大鑊，從紋飾來看，口是向下的，有人把它叫做鑊，似乎是有道理的。